

透過袖珍鼻煙壺 觀千年工藝發展史



▲內畫大小二喬圖鼻煙壺



▼內畫山水圖鼻煙壺



▼清代粉彩仕女像鼻煙壺



▲灑紅地套綠玻璃桃形鼻煙壺

鼻煙壺是盛鼻煙的容器，明末清初隨鼻煙傳入中國後產生，形狀小巧，便於攜帶。現如今，人們嗜用鼻煙的習慣幾近絕跡，但鼻煙壺卻作為一種藝術品流傳下來。香港藝術館正展出以鼻煙壺為主題的新展「袖珍·厚禮——浮雲軒藏中國鼻煙壺捐贈展」，該主題展品於2023年由洗石韞玉女士捐贈給香港藝術館作永久收藏，共有490組浮雲軒藏中國鼻煙壺，是香港博物館界迄今最大規模和最完備的鼻煙壺捐贈，展覽亦是康文署弘揚中華文化系列的活動之一。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小凡 圖：香港藝術館

「浮雲軒」由已故香港收藏家洗祖謙(1942年-2010年)建立，為中外最重要的私人鼻煙壺收藏之一。是次捐贈為洗祖謙畢生鼻煙壺珍藏的選粹，也是洗氏夫婦贈予香港的一份厚禮。鼻煙壺雖僅盈握，卻凝聚了中國工匠的匠心與巧思，自清初出現即深受王公貴族喜愛，是有清一代用作饋贈使節、賞賜臣僚和酬答同儕的珍貴禮物。展覽分為「嚴選材質」、「永恆經典」、「流行新樣」、「另類玩味」、「專屬品味」五個部分，並以甄選禮品為引子，邀請觀眾一同欣賞這份獨特的「袖珍厚禮」。香港藝術館總館長莫家詠表示，看似「細細個」的鼻煙壺，卻是從古至今人們常用於互贈的禮品，包含着重要的心意。

玻璃壺盡顯貴族風範

玻璃作為外來材質，早期並不為民間所廣泛使用，工藝上也未像陶瓷般精進。直到清朝康熙皇帝對玻璃製品的重視和推廣，將其發揚光大，到乾隆時，國內已可製作300多種顏色的玻璃。

展覽中一件棕紅色的金星玻璃龍伴壽圖鼻煙壺，是玻璃工藝在清朝得以發展的重要憑證。金星玻璃原產自意大利威尼斯，在西洋傳教士協助下，乾隆六年(1741年)清宮玻璃廠於中國本土成功燒製。該壺近看內部金光閃閃，因其在高溫煉製中摻入了黃金，經過密封冷卻後，在棕紅色玻璃中形成結晶顆粒。金星玻璃因製作複雜而十分名貴，只為貴族所擁有，《紅樓夢》中記載寶玉便有一個金鑲雙扣金星玻璃的鼻煙壺。

另一件外觀呈澄清淡粉的鼻煙壺，玻璃顏色又名「胭脂水」，是在紅色玻璃中摻入5%打散的金而製成的，細看有閃光。由於乾隆時期國運昌盛，因此這種在玻璃中摻入黃金的工藝得以迅速發展，更為後世流傳不少製作精良的玻璃製品。在展覽的一個展櫃中，以不同色彩分類展出這些玻璃壺，觀眾可一覽清代各色玻璃工藝的精湛之處。

此外，還有由銅胎畫琺瑯發展而來的玻璃胎畫琺瑯工藝，因為玻璃與琺瑯熔點接近，對工匠技術要求極高，雍正至乾隆年間僅製成約四百件玻璃胎畫琺瑯器。

內畫壺反映民間喜好

事實上，普通百姓也有吸鼻煙的需求，但材質昂貴

的玻璃鼻煙壺並非人人負擔得起，因此出現了內畫鼻煙壺。這種壺通過在透明材質的內部作畫，來達到擁有不同色彩和式樣。內畫要求畫師用一種特製的小竹筆，從壺口伸入，倒着在瓶子裏做畫，因此需要非常高超的技藝。

展覽中一件內畫山水圖鼻煙壺，由京派內畫畫家周樂元所繪，他運用通景畫法將連綿的山水精微環繞壺身，以深淺不一的墨點營造山體結構，近景枝葉以疾筆營造動感，構圖緊密，呈現山川渾厚、草木華滋的景象。內畫鼻煙壺也常常融入民間小說中的元素，如馬少宣所作內畫大小二喬圖鼻煙壺，正是繪製了《三國演義》中家喻戶曉的大喬小喬形象，兩姊妹分別嫁給吳國名將孫策和周瑜，壺背面題有詠詞，由於內畫圖案有「美人配英雄」的美好寓意，因此常用於送禮。

除直接購買成品外，內畫鼻煙壺亦可訂製自己喜愛的書法或圖案，洗祖謙便訂製了一套十連的「玻璃內畫清明上河圖鼻煙壺」，由兩位當代內畫畫家攜手繪製，將《清明上河圖》分為二十段，分別描繪在十個鼻煙壺內，從汴京的郊外春光到人物舟車，無不纖毫畢現。

異形壺盡情發揮創意

在富有創造力的中國工匠手下，鼻煙壺當然不止有「壺」形。在清代粉彩仕女像鼻煙壺中，瓷質鼻煙壺被雕塑成了一個居家打扮的側臥仕女，她衣裳花俏，面容嬌媚，一隻手托頭，另一隻手把玩纖足，姿態撩人。別有意趣的是，仕女躺平的一足化作了鼻煙壺的壺蓋，一眾鼻煙壺主人便有理有據輕撫玉足，把玩掌中之趣。灑紅地套綠玻璃桃形鼻煙壺，則是將鼻煙壺做成蟠桃形狀，綠色頂葉搭配粉色果實，表達福壽的美好寓意。

香港藝術館館長(中國文物)莫潤棟介紹，鼻煙壺的材質和裝飾囊括了幾乎所有中國古代工藝，因此這次展覽更是一部中國工藝美術史。



「心意卡」

小凡攝



◆洗祖謙與石韞玉夫婦



◆各色玻璃鼻煙壺
小凡攝

4種「心意卡」送觀眾

配合展覽，香港藝術館特別設計了4種「心意卡」，印有主辦方選取的別致鼻煙壺圖片與介紹，將分批次贈送給參展觀眾。

首批「心意卡」所印的展品為一件乾隆年製玻璃胎畫琺瑯黃地花卉圖葫蘆形鼻煙壺，是洗祖謙臨終前仍堅持要購藏的珍品。此器為清宮御製的玻璃胎畫琺瑯器，以琺瑯彩料在葫蘆形壺身繪上菊花、月季、海棠等花卉圖案，以黃地襯托。黃色地的畫琺瑯器於歐洲極為少見，是清宮獨有的創新設計，而黃色在等級制度森嚴的清代為帝皇的象徵，雍正時期更曾明確禁止民間販售及仿製黃色琺瑯的鼻煙壺。

被選入「心意卡」的展品還有：粉彩白菜瓶鼻煙壺，描繪自然，幾可亂真，白菜寓意「發財」，適合佳節送禮；粉彩開光御製詩花卉圖雙連瓶式鼻煙壺，採用一體兩瓶相連的樣式，又名「合歡瓶」，適合贈與愛侶；白玻璃胎畫琺瑯浮雕一路連科鼻煙壺，繪有鸞鳥和蓮花，寓意「一路連科」，適用於同窗贈禮。

以蠶絲思考生命 當代藝術家梁紹基深圳開展



◆梁紹基

胡永愛攝



◆梁紹基為觀眾介紹展品。

胡永愛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永愛)海洋、沙灘、港口集裝箱、天星般濛濛的銀光，一艘擱淺於沙灘上的鐵船頭，破碎的玻璃、塑料化工桶散落在不同角落……近日，中國最重要的當代藝術家之一梁紹基在華南地區以及大灣區近三年首次大型個展《梁紹基：海濱》在深圳海上世界文化藝術中心展出。藝術家梁紹基借助蠶和蠶絲這樣微小的事物，表達出對生命的脆弱、自然與人的關係、戰爭災難等人類發展的宏大命題所進行的持續思考。展覽將持續至6月26日。

今年1月，梁紹基在上海玻璃博物館的「梁紹基：溶熔之幻」大受歡迎，因此此次新展亦頗受關注。展覽由十二件涵蓋裝置及影像的作品組成，其中六件為藝術家結合深圳地緣文化而創作的全新作品，展現梁紹基非凡的藝術實驗精神，以及對生命科學、自然與時間的深刻探索。此次展覽是梁紹基繼蠶絲和自然、蠶絲和工業之後的又一次探索，並在本次展覽中首次嘗試與人工智能與機器人技術的結合創作。蠶和海洋文化的融合跨越了時間和空間的界限，絲光和海光的交織映照出生命與文化的圖譜，橫置鐵鏈的介入喚醒了人們基因深處乘風破浪勇往直前的拚搏精神和對於自由發展追求美好生活的嚮往。

展覽以長達28米的巨幅四屏影像裝置《沉沉海平線》

為起點，曾在《鏈：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出現的粗重鐵鏈，這次以橫置的形式懸掛在展廳，象徵着生命線的蠶絲在這裏變成了一條海光，也似一條海平線向兩端無限延伸。絲海奔流浪擊鐵鏈，觀看時與寬闊無際的海平面對峙，邀請觀眾體驗人類生命在動盪環境中的堅韌與脆弱。

《晦暗之光》《補天》《於無聲處》這幾個作品承載着現實與神話交織的龐大景象。作品中的現代科技在時間感知和情感表達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展現着個體命運與世界的連接。而相對應地，也對神話故事進行了重新詮釋，將蠶視為對命運和歷史進行糾正的命運線，對歷史責任和人類命運提出的拷問。由光導纖維製作而成的《一》從走廊延伸至地面，作品《莽宇》以神木和3D打印蠶繭為基礎，通過動態的捕捉，來轉動的球內覆蓋着玻璃片和蠶蛹，讓觀者沉浸在浪漫遐想之中，神木巨大的黑影映射在牆上，與《醉日》一起，喚起《山海經》的傳說。

梁紹基是中國當代藝術領域最具個人標誌性的人物之一，他從養蠶實驗開始，對蠶的習性、生命週期、蠶絲的特點以及蠶的基因學和蠶的人文史，進行了深度的觀察和思考，並結合自己的感悟形成了一套獨特的創作體系。蠶是梁紹基檢測這個社會、理解自我和這個世界的通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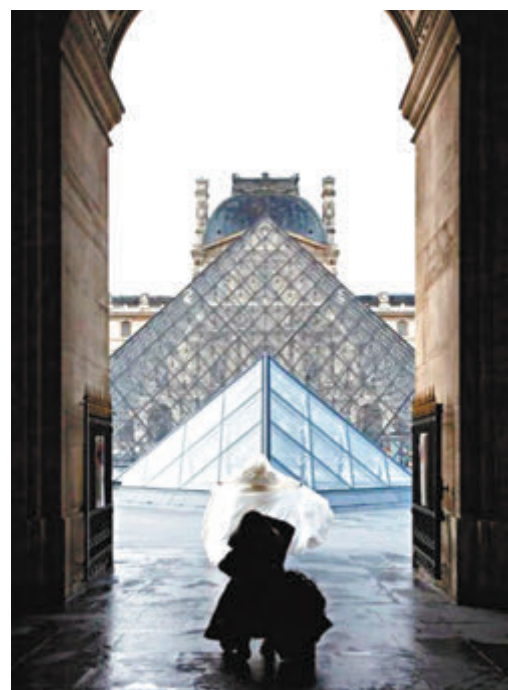
貝聿銘首個大型回顧展

將於6月在M+開幕



◆Irving Penn, 貝聿銘, 1976年

攝影：Conde Nast



◆一名新娘在巴黎大羅浮宮黎塞留通道留影，2021年，M+委約作品。攝影：Giovanna Silva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依江)M+博物館即將於6月舉辦建築大師貝聿銘(1917年-2019年)的首個大型博物館回顧展「貝聿銘：人生如建築」。貝聿銘是二十世紀和二十一世紀深具影響力的建築師，展廳將展出超過300件展品，包括一系列來自機構或私人收藏的繪圖手稿、建築模型、相片、錄像和其他檔案紀錄，其中不少是首次公開亮相，展覽透過六大主題展示貝聿銘的人生軌跡。

貝聿銘之子貝禮中表示：「這個大型回顧展首次向公眾展示我父親豐碩且影響深遠的事業生涯，闡明造就他成為不同凡響的建築師和世界公民背後的跨文化影響及獨特歷史背景。透過多年在眾多來源搜集而成的資料，展覽仔細描繪出色的個人故事，只有通過完整的闡述，才能揭示他漫長而樂觀的人生中所經歷的複雜性、挑戰和成就。」

為使新一代建築系學生了解貝聿銘的作品，M+與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建築學院的兩個碩士課程合作，邀請兩校學生分別聚焦高樓和文化空間設計，協力製作五件模型，展現貝聿銘生平最重要的建成作品及未實現的作品。貝聿銘的建築項目備受矚目，縱貫七十載，橫跨遼闊地域，包括華盛頓國家美術館東館、巴黎羅浮宮現代化改造計劃、香港中銀大廈和多哈伊斯蘭藝術博物館，這些地標奠定貝聿銘在建築史和流行文化的顯赫地位。此特別展覽由中國銀行(香港)支持，將於6月29日在M+西展廳向公眾開放。